



# 戛纳华语电影：打的

有人记得在2000年的戛纳电影节，华语电影是如何辉煌的？杨德昌的《一一》斩获最佳导演奖，姜文的《鬼子来了》捧得评审团大奖，梁朝伟则凭借《花样年华》加冕影帝，最佳技术大奖也由《花样年华》轻易摘取；引起台海两地无数争论的《卧虎藏龙》也在戛纳首映，开始一路攻城略地般的票房席卷。

时隔十年，第64届戛纳电影节上，华语电影热衷于卖片花，卖版权，玩概念，媒体们则热衷于炒新闻，炒明星，好不热闹。可仔细一看，原来大伙都是集体来“打酱油”的，华语电影失语主竞赛单元，昔日的辉煌已不再。前任戛纳电影节主席，本人也力挺华语电影的吉尔·雅格布无奈表示：“我们需要的是已经完成的、一年中

的优秀影片，这是最基本的。此外，还要求一部影片的电影艺术质量、美学、执导等都应该保持真实和真实状态，中国此次送来的影片没有达到戛纳的期待。”

这且不论，就连到戛纳“打酱油”也快成了一项岌岌可危的事情了，某门户网站常驻欧洲的影评人和娱记在微博里写道：“中国还没有这几年这么强大的时候，外国片商发行方对到中国挖金还抱有美好期待，多少给中国记者采访大牌名导的机会。现在中国强大了，他们也更了解中国，知道引进中国的希望渺渺，结果，电影节上明里暗里被列入不接受采访名单中。可怜我们记者……”这里姑且勿论她观点的对错，但她微博里透露出的信息已经明确地传

递出这样一个事实：今日的华语电影在欧美院线没有我们那些制片人想象中好卖，我们的记者也没有媒体主编们想象中那样受西方片商和同行欢迎。

华语电影是如何沦为今天的地步的呢？恐怕很多人都会列出种种观点，那么我也在此试图归纳一下吧：因为我们的电影在传至世界彼端的艺术价值里缺乏感染力和平视世界的真诚与感动，而我们的电影报道，在从世界彼端送到我们土地上的信息价值绝大部分是娱乐新闻，缺乏深度，缺乏立足电影批判的公信力，更缺乏欣赏和臧否电影本身的眼光。而这两个方面的良性体现是需要电影本身素质提高和观众(包括影评人和记者)的审美培养来推动

的，而不是制片人和主编们自己的想当然，把主创送到戛纳就能卖个好价钱以及在华语世界宣传某某明星在欧美是如何的吃香，走红地毯引起粉丝尖叫分贝大小就能解决的。

但面对如此窘境，我们的电影创作者和媒体们却装作看不见，创作者们会抱怨资金不到位，演员不给力，院线不好上；而媒体们只破不立，电影放映前枪手如云，称赞影片如何好看，上映后，观众大骂上当，立马反过来说倒打钉耙，痛批主创，不是当骑墙派就是当两面派，甚至炮制噱头，无风也要掀起八卦来。于是，他们在内地票房过百亿的今天，海外市场和影展不光失语，还要叹气日子愈来愈不好过了。(凤凰)

这是曾经航拍过电影007的冰岛飞行员，我极为感谢你今天在取消一切飞行活动的特殊天气下特别为我们出行！但我也确实是人肉做的女子，经历了你完美的各种旋转，倒飞，低飞加速，每小时300公里的超速飞行后，飞机降落的那一刻，我勇敢地吐了！

——张雨绮微博晒冰岛蜜月之旅。

时间真是最好的良药，神马都能治。

——网友评张柏芝和陈冠希飞机上自拍。

这角色多有意思啊，齐全不是坏人，是个大能人，什么都行，在村里是领袖式的人物。可这都是云山雾罩的，我还得自己找感觉，慢慢捋出这么一个人来。

——濮存昕在电影《最爱》中以龇牙、背头、劣质的西装颠覆形象。

现在大家都爱喊你“范爷”，给你找一堆“后宫”，你会不会担心自己嫁不出去？

哈哈。其实没有担心过，担心也没用，我觉得我所期待的男人心胸会很宽大，他不只会看到我的强势，也会看到我的柔弱，在他那儿我肯定不是“爷”了。

——范冰冰对“担心嫁不出去”的回应。

总不能让麻匪吃棒棒糖吧！

——《让子弹飞》被评“脏烟灰缸”，宣传总监阎云飞回应。

## ●本期热点话题

### 高晓松醉驾案

文化娱乐圈的名人效应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其之所以成为名人，除自己在事业上付出的智慧与努力外，更得益于社会舆论的广泛认可。这种荣誉来之不易，那些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们应当成为楷模。由于个别名人躺在荣誉簿上骄傲自满、目空一切，一旦失足落水，必将遗恨终生，再想挽回则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因此，名人更应当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荣誉，这对个人与社会都是非常有利的。

——读者 张家善

相比于此前两位知名影视明星借因吸毒被拘风波大肆炒作以及获释后的张扬和不思悔改，高晓松能两次打断辩护律师的轻罪辩护，诚心领罪，坦诚道歉，并当庭展示“酒令智昏，以我为戒”的忏悔书，显得“与众不同”，难能可贵。一个能诚恳认错，对自己的错误敢于担当的明星，肯定会得到大众的原谅，重新走上自己的舞台。

——读者 朱永胜

高晓松酒驾案带来的是娱乐圈“公众”案的“新气息”，那就是“公众”人物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和姿态做人做事，又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法律的惩罚。

——读者 李凌志

站在“名人”的位置，形象其实不需要过多树立，管好自己就是一种树立。角色可以转换，不必操之过急，修身自律，力求每个角色都能顶天立地！

——读者 陈馨

本报记者 张莹辑录

## 《大众电影》停刊又如何？

李俐

《大众电影》要停刊了？若不是微博上刘晓庆、高群书等电影人的大声疾呼，若不是多家媒体的采访报道，恐怕《大众电影》这四个字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中了。一本出版了61年的电影杂志，一本已经失去读者的杂志，停刊又如何？

《大众电影》停刊的消息一出，引发了影迷和业内人士的一片唏嘘，但大部分人都承认，这本曾经必读的杂志已经很久没看过了，不忍心看它停刊只不过是因为它代表了过去的一段时光、承载了一段记忆罢了。就像童年时的铁皮玩具一样，已经成为展柜里的收藏品，再也不是现在孩子们的最爱。一本杂志可以仅仅靠怀旧活着吗？显然不能。

《大众电影》曾经的火爆首先是源于那个年代的信息特别是娱乐信息的闭塞，每当有电影上映，都会成为全民关注的话题，大银幕上的电影明星们更是遥不可及，而《大众电影》作为新中国第一本通俗电影刊物，成为炙手可热的读物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通过报纸、电视、电台特别是通过网络就能第一时间了解电影界发生的各种新闻，不光是明星们光彩照人的瞬间，就连他们的隐私也能被媒体挖出来供人娱乐。时代在变，而《大众电影》始终没变，信息滞后、可读性差又失去了独家垄断，不停刊才怪。

如果说媒体格局的变化是杂志面临困境的客观原因，可别忘了，市场上有那么多的杂志，其中办得有声有色的也不在少数。面对媒体的采访，杂志的负责人开始大倒苦水：发行量锐减，他们把原因归结于邮局；广告量不够，他们把原因归结于广告商；内容缺少新意，他们把原因归结于体制；对于杂志的未来，关心它的影迷和业内人士纷纷建言献策，而他们的回应却是，一切都要等到报刊改革文件下来后再说。这一条条回应，无不令读者们心寒，一本已经走向没落的杂志仍旧不舍得从自身找原因，停刊恐怕只是早晚的事。

当年，《大众电影》因为关注大众而走俏；现在，《大众电影》将因为失去大众而停刊，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这其实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符合规律的事。经典已成为过去，荣耀已成为记忆，其实，一本杂志和任何一个企业一样，不思进取，必死无疑。同样作为传统媒体的从业者，《大众电影》走向没落的事实也在为我们敲响警钟，想要维护品牌的辉煌，决不能等政策、靠声援，只有自身不断创新，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才能得到大众的认可。



## 高晓松的无主题变奏

张莹

高晓松醉驾，被处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这是名人醉驾受刑的第一案，也是醉驾的最高刑罚。

按说，醉驾入刑没有什么争议。但因为是高晓松，于是有了众看客复杂的心态：一种观点认为，高晓松有着显赫的家世背景，有着名人雄厚的人脉，肯定会被网开一面；另一种观点认为，高晓松作为名人，触犯了刚刚开始实行的法律条文，可谓撞枪口上。于是，对高晓松的判决格外引人关注。

说实话，我心里想的是，高晓松一定会被哥们儿捞出来，即使判刑，也是做做样子，没几天就保释出来，顶多也就是缓刑。恰在此时，高法官抛出了“醉驾并非一律入刑”的提法，而据北京媒体报道，最高人民法院向各地法院下发了通知，内容是：醉驾案件可视具体案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这些都足以让他的律师为他进行“量刑尺度”的辩护。

没承想这哥们儿铁定了要把牢底坐穿，在审判时两次打断律

师的辩护，说“我认罪了”，然后很文艺范儿地告白：戴着手铐脚镣坐在囚车里，看着车窗外自由的阳光，我就在问自己，我以前一直以为喝酒能给人自由，最后却因为喝酒失去了自由……据说这段告白在网上疯传。

对于高晓松，一直没有什么好印象，总是扬着高傲的头，对别人不屑地品头论足，问题是这人不够帅，不帅的男人如此自负，那不是有钱就是有很多钱。事实上的确有太多东西可以让他挥霍：优越的成长环境，显赫的家世，年少得志。这让高晓松的人生有很多路可以走：清华不上了，去当一个“懂点科学知识的艺术家”，情路多姿多彩，让女人为他自杀为他神伤，他仍一如既往地追逐“年轻貌美”。对外人的戾气，对女人的流气，勾画了我对这个人的基本认识。

有人说，高晓松这次醉驾入刑，是一次成功的负面公关，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其实我不这样认为，就高晓松而言，从车祸后

的主动道歉，到审判时的“积极认罪”，并不是他刻意的公关，而更认可为真诚的忏悔。可以想见，他出事，一定会有很多人主动要去帮助他，但统统被他拒绝，他没有试图运用他的人脉逃脱罪责，他说“相信法律的公正”，看出了这一突发事件让他认识到自己的浮躁，让他清醒，以他的聪明，他知道如果他逃脱罪责，不仅给社会造成很坏的影响，也势必侮辱了显赫家世的高贵修养。果然，高晓松在法庭上表现出的修养，获得了纯爷们儿的赞誉。

高晓松醉驾案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它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法律的尊严。而高晓松在这次事件中，也得到了全新的蜕变，他要像遵纪守法的人，要终生做义工。一个戾气的高晓松，一定会成为更有社会责任感的文艺工作者，我们期待他的蝶变。

高晓松醉驾入刑，是他人生的一次无主题变奏，而随想随写了这么多，也是对这一无主题变奏的诠释。